

蕉花園合編淵明書院志卷八

記

桃溪書院記

聖門四科首德行次言語次政事次文學各當其材所以衛道也然而國家天下之大所賴在政事其爲政事材者亦必有德有言有學故道本相貫亦相爲用乃古今不數數覲則無有人焉以文學明於世而接乎鄒魯之傳耳苟經明行修師儒君子之徒相繼而起講論千聖之學而道足以濟天下一時從之遊

蕉花園合編

桃花源志卷八 記

七

者率本經術治世爲當代名臣而其流風餘韻式浮起靡猶千百年動人之感興漢之鄭康成董仲舒隋之王文中唐之孔穎達韓昌黎宋之周程張朱子皆其選也未有教學不明師承無自而經天緯地之才崛起於草野表著於朝廷撥亂反正光昭史冊者矣衡湘之間自屈子賈太傅後風流歇絕歷無傑出名賢有宋周子興於道州吾道其南嗣是胡文定自閩崇安結廬衡山著春秋傳尊王賤霸其子五峰紹業授張氏南軒朱子訪之來潭相與講論一闡聖學之

秘是皆志在春秋以君臣大義爲重者洙泗流沫不絕溢於三湘故近軍興以來若曾文正左文襄胡文忠江忠烈羅忠節彭剛直諸公肅清海內卓然政事可觀卽其持身以德教世以言亦不懈而及於古然則絕學之昌明所係豈淺鮮哉且夫湘以外沅爲最昔善卷釣遊之地亦屈子汨流行吟者也志學者幾何人惟陶靖節先生以世代晉臣不仕劉宋而託避秦隱居桃源作記賦詩以見意植綱常扶名教與夷齊首陽求仁得仁先後道同雖當異端猖狂橫流之際

蕉花園合編

桃花源志卷八記

庚

際而所發之於詩者獨以六籍無一親爲憂則惓惓於道統之絕續非真儒學不能卽俎豆於孔廡之間而何愧無如唐以後遊人韻士不揣先生記意所指妄爲神仙荒唐之說以惑世而其忠君愛國之忱實與三閭大夫張文成侯諸葛武侯異時同揆之旨昧昧罔覺第以爲潔身去亂隱逸之倫而不知其篤志於道充其所學自足以平暴亂而振宗國於從政乎何有究之遭遇篡竊吟咏以終悲夫然真西山嘗言淵明之詩宜自爲一編附三百篇楚辭之後爲詩根

本準則有德者必有言又六經外之一經也其於道何啻文定南軒朱子之振響衡湘耶顧衡已建文定書院而嶽麓爲朱張講學所書院益加擴充彬彬乎文學之風至今未艾獨至靖節嗣音葩經歸隱桃花源曠千古未聞尊以道學奉之講席俾後進有所式型而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敦篤不忘甚非所以闡發幽光興起人材之意也光緒戊子邑侯余公芹塘太守來蒞斯土詢悉桃花林舊有桃溪書院因先生而得名明時田山租課最廣自魏忠

### 蕉花園合編

桃花源志卷八 記

七

賢廢天下書院爲公廨旋又燬於兵燹遂致散歸僧道蕩然鮮有存者爰集董紳造冊立案按畝清丈通計得部弓柒百壹拾貳畝柒分六釐壹毫叁絲申詳  
咨齋吳大中丞 奏復書院奉

旨嘉獎次按桃花林在縣南三十里中隔沅水風波之險且去東北鄉窻遠寒衿以爲言查邑西關外空地一方枕水面山林木陰翳不感桃花源風景而仁賢士大夫之所遊集自有嚴憚切磋之益龜卜宜作書院乃以今乙未春購買建院凡數閱月告竣仍題曰

桃溪書院不忘所自也慨然想見六籍無親悠悠生  
嘆專以校經爲主而凡鼓笥其中者講究四書五經  
異同諸子百家得失綜會歷代天文地理典禮刑政  
律呂兵機邊防及

國朝

會典通禮則例外則算法洋務無不一一精通而爲  
有本有用之學噫是足進於道矣夫大學之道極之  
於治國平天下不以畎畝終也先生篤於君臣大義  
則凡學先生之學者亦且推本六經取法聖門以德  
行爲本言語爲用儼然政事材駕曾左而上之出輔

蕉花園合編

桃花源志卷八記

夷

聖清混一中外爲

聖天子開萬年有道靈長之運此則賢邑侯勤勤建院之  
意亦今日必至之效有如是者若夫屬辭撰句干名  
利祿取悅一時之耳目不顧千秋之名義有對書院  
而羞顏吾不知其所學何事也記之以勸來者光緒  
二十一年春仲甲子日曾昭寅竹君氏